



—— 小人物在大时代的另类潜伏

黄土翔 / 著

这里没有盖世英雄

只有平凡人在历史的潮汐中奔腾流徙

这里没有丰功彪炳

只有看似离奇的故事发生在最接近历史真相的地方

一阕另类的辛亥传奇，一局人与命运的殊死较量

看破红尘补红尘，这就是民国范儿的全部含义
——我是看完《忧国》，才懂的。

——著名编剧、电视策划人 史航

北京文艺出版社



—— 小人物在大时代的另类潜伏

黄士翔 / 著

北京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忱国 / 黄士翔著. — 太原: 北岳文艺出版社,
2011. 5
ISBN 978-7-5378-3543-5
I. ①忱… II. ①黄…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095348号

书 名 忱国

作 者 黄士翔
策划出版 徐现江
责任编辑 曹 佳
封面设计 宋双成

出版发行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北岳文艺出版社
地 址 山西省太原市并州南路57号
邮 编 030012
电 话 0351-5628696(营销部)
010-58200905转801(北京中心发行部)
0351-5628688(总编办)
传 真 0351-5628680 010-58200905转802
网 址 <http://www.bywy.com>
E-mail bywychbs@163.com
印刷装订 北京龙跃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1050 1/16
总 字 数 560千字
印 张 30
印 数 4000册
版 次 2011年5月 第1版
印 次 2011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78-3543-5
定 价 38.00元

开卷说明

一、小说采用旧历记事。在每一章的开头和章节里时间发生变动的地方，都会用粗体字标明日期。为小说叙述方便起见，日期的变动往往不是从午夜零时起算，而多是从次日清晨才开始计算新的一日。

二、小说里的大部分情节都属虚构，但大多可以在辛亥革命前后的史实里找到原型，而在涉及真实的历史事件的时候，会以注的形式加以特别说明。

三、清末革命团体林立，作者出于创作意图及指代方便上的考虑，并未细分派别，而是统一称之为革命党。

人物表

马风云：“源盛镖局”总镖头

谢氏：马风云的妻子

白润臣：“源盛镖局”上一代的当家人 马风云的授业恩师

穆冲：马风云的师弟

苏镖师：“源盛镖局”的镖师

刘文藻：本省巡抚

庆生：刘文藻跟前的心腹 俗称二爷

霍景暘：四品候补道 省城警务公所提调

何众：霍景暘的马弁

奎龄：辅国公 皇亲贵戚 钦差大臣

柯民佑：本省布政使

刘寿珊：本省巡警道

顾崇文：本省提学使

顾同：顾家仆役 顾崇文的亲信

聂大功：新军标统 省城驻军首脑

毕得胜：省城驻军某营管带

赖见诚：本省一四五标标统

汪燕山：本省一四五标帮统

汝梦龙：本省一四五标督队官

周汉城：革命家 革命党内重要人物

白剑声：白润臣之子 周汉城的保镖

陈慧楼：革命党人

杨殿卿：革命党人 革命党预备在省城起事的总负责人

老 吕：革命党人 省城革命党联络站“全浙会馆”馆副

万延春：春山堂堂主 会党首脑

李揖唐：春山堂军师

阮曾三：春山堂大头领

张烈五：春山堂大头领

李云九：春山堂大头领

万子丰：万延春之子 春山堂少堂主

老梁头：春山堂会众

铁 生：春山堂会众

朱乾振：长枪会总把子 会党首脑

朱阿秀：朱乾振之女

袁应泰：长枪会大头领

贺西雷：长枪会大头领

金 标：长枪会小头目

林占虎：长枪会会众

段小湖：长枪会会众

目 录

第一卷

- 003 **第一章**
叛徒与人头·关于霍景暘这个人·
邀镖·山雨欲来 各自安排
- 017 **第二章**
江洋大盗·马风云的难处·当年情·
无事不登三宝殿·被看出了破绽?
- 029 **第三章**
大阵仗·逼与杀·你是英雄豪杰 我是官府衙门·
刘巡抚的另一面
- 039 **第四章**
怎么都赶一块儿了·原本佳话 翻成笑柄·
革命无碍杀人灭口·火车站爆炸了
- 052 **第五章**
假信·第一场战斗·
相信主义 不相信政党·大借款
- 067 **第六章**
《出师表》·第一等大高手·惊走是上策·
铤而走险·父与子
- 083 **第七章**
没有皇帝 那该是个什么样子·马家庄完了·
纵火·前后都是绝路

096	第八章 嫂溺 援之以手·空城计· 把身家 前程 性命 都赌上了·惺惺相惜 后会有期
	第二卷
115	第九章 秋瑾?·杨梅·哑伯的复仇· 我便要劝你贪·利益所在 不可不争
130	第十章 春山堂与长枪会·窝里斗·天不亡我· 所谓公义 从来人见人殊·绝交酒·就是你——马风云
142	第十一章 高枕无忧?·寄物轩的饭局· 火烧着你自已了·赌斗·满满一棺材枪支弹药!
158	第十二章 一四五标·师兄弟的重逢· 他们是被你吓死的·大火并·“革命军”!
176	第十三章 情痴·这一趟边城 你究竟为什么来· 天罗地网·谁是真正的革命者
193	第十四章 奎龄的登场·要许诺的是希望·马风云不能进墓碑镇· 一切从我开始 也由我来结束

- 207 **第十五章**
从来没有完美的同盟者·别有洞天·
大清国还有救吗·全军覆没·我们也去边城
- 230 **第十六章·上**
三百人能做什么·生年不满百 常怀千岁忧·
招兵·国难当头 毕竟民心可用
- 244 **第十六章·下**
大红灯笼·我不想死得毫无价值·
深入虎穴·周汉城的讲演·小胡子之死
- 263 **第十七章**
是药三分毒·不如主动寻战·
暗合前人笔意·一箭双雕
- 276 **第十八章**
从来高山流水 知音难觅·且敬当前一杯·
干大事者 须是个糊涂人·设局
- 293 **第十九章**
无头帖子·兵变·他们不打 我们打!·
奇兵·弟妹上山了!
- 310 **第二十章**
乌合之众 居然打败我堂堂之师·绝不能短了一个·
始料未及的大轰动·天赐良机·墓碑镇的秘密
- 333 **第二十一章·上**
柳暗花明·求死·他乡遇故知·
从头到尾 都是自己蠢·运筹帷幄

350	第二十一章·下 肉票·福将的结局·现在开始这两支兵 是你的了· 有关如何革命·定于八月十五起事
367	第二十二章 革命家的选择·卧榻之侧· 救我 不值得!·清兵又杀回来了!
383	第二十三章 见微知著·清兵的回马枪·谈笑间 檣櫓灰飞烟灭· 在这里能帮到他的 就只有我们了· 八月十五——中秋节
405	第二十四章 火攻·我们做秦桧 倒把他捧成了岳飞· 和谈背后·不要再抱幻想 但已经晚了……
426	第二十五章 从来不是谁读书多谁坐江山·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 李揖唐与周汉城的会面· 把上千条无辜者的命送出去·背水一战
446	第二十六章 “杀人机器”·有野心想去改变世界的人注定失败· 不成功 便成仁!·血战·墓碑镇成了地狱·大起义
472	后 记

第一卷

第一章 ~ 第八章

宣统三年七月十六~七月十九

第一章

叛徒与人头·关于霍景暘这个人
·邀鏢·山雨欲来 各自安排

7 宣統三年 辛亥 旧历七月十六^①

省城。

淫雨连绵。袁应泰和阮曾三顶着斗笠，冒着雨，一清早就跑到码头来。

码头上栅栏门紧闭，冷清清也无一个人，也无一条船。门边墙上贴的许多画影图形捉拿盗匪和革命党人的告示，早被风雨摧打得不成模样，碎纸片深陷在泥泞里，或是被风远远卷了开去，一派肃杀景象。二人隔着栅栏门眺望江面，只见高涨的江水从远处急速奔来，狠狠拍在向江心伸出的一截码头上，撞击起数尺高的白花花的水浪，发出令人心悸的涛声。二人对望一眼，叹了口气，知道这一趟走水路已是无望的了。

二人离了码头，走到附近的下河街来。本来这里靠着河道，也是商贸兴旺之地，不过现如今是风雨飘摇人心惶惶的年月，又加上大水封了码头，连带着这里也萧条了。二人闷闷地走了一阵，驻足听了一会人们叙说的上游决堤成灾百姓流离失所的惨状，便走到边上一家茶肆里喝茶歇息。

袁应泰忍不住骂了句娘：“昨几个七月半，神神鬼鬼，都喂他们饱了，怎地这水还是不退？”

阮曾三沉吟了一会儿：“看来这水患一时半会儿平不下去，原定的水路是走不得了。”

“我们走旱路。”

阮曾三不做声。袁应泰有些急了：“总不能困在这儿吧？误了大事……”阮曾三吓了一跳，忙低声喝他。二人左右看看，茶肆里空荡荡的，只有个小伙计趴在柜台上打瞌睡。袁应泰笑了笑：“没事。”

阮曾三道：“小心驶得万年船。走旱路，那就是要走西南道了。”他“啪啪啪”摆开三个茶碗，“马家庄、狼头寨，还有巡防营。袁兄，你真道凭我们两个人的身手，就可以把这么要紧的东西，平平安安送出八百里地界去？”

袁应泰不说话了。

正这时候，忽听外面一阵骚乱。两人走到茶肆门口，见不远处来了队巡警，一边张贴告示，一边把几个血淋淋的木匣子挂到城门楼上示众。一时间把附近的人都吸引来了，观者如潮。袁、阮二人付了茶钱，也跟人流里，挤到城门前来看。

警察里面，领头的是一位课长，见他站到高处去，大声道：“各位百姓听了：这几个都是捕获的乱党贼子，从前在帮会里就多行不法，现在摇身一变，自称是什么革命党了，就愈加犯上作乱起来，我家大人本有好生之德，不想他们猪油蒙了心，不识好歹，这才把他们枭首示众在此，以儆效尤！”

^① 即公元1911年9月8日，此时距离武昌起义爆发还有约一个月。

袁应泰仰着脸细细辨认：“李得标、顾三麻子、陈金水，你们春山堂的幺九、瘸子老三……咦？”

阮曾三点头道：“对，少了一个。”

“是……”

“祈家老六。”

袁应泰低声骂道：“这个混账东西，早知道是个孬种！”

阮曾三的眉毛拧成了一个“川”字：“管他孬不孬种，重要的是：他知道多少，又说出来了多少！”

二人知道其中关系甚大，向人询问警务公所的所在，却是在原保甲局旧址，便匆匆赶去。离得还远，已看到警所大门外车仗盈门，远非平日。二人装作信马由缰地打它前面过去，一瞥眼间，将车马标识都看在了眼内。阮曾三轻声道：“抚藩两院，都有人在这里。”

袁应泰恨恨道：“祈家老六，这个王八蛋。”

阮曾三道：“这个祸害，非除不可。可眼下有一样，如果走早路，咱们得怎样才能带着东西离开省城。不解决这个问题，就绝不能轻举妄动。”

这时警所大门里有人出来，二人不敢多耽，加快脚步，转过街角去。大门里出来的这个，乃是警务公所提调霍景旸的马弁，名叫何众，见那二人行迹有些蹊跷，心里微微一动，问：“那两个是谁？”门人摇头不知。再看时，二人早去得远了，何众也就作罢。

祈六的案子，正是由这霍景旸亲手经办。他是四品的候补道^①，分发到省已有数年。此人与官场中一众庸官俗吏大不相同，胸怀经纬，抱负过人，实是头一等的干才。但清末捐例大开，候补官员赛如过江之鲫，反将他这等正途出身，以政绩升转上来的挤得没了立锥之地，所谓“十年得缺岂嫌迟”，甚至有终身补不上一缺，最后穷困不堪，冻饿而死者。到得宣统末年，局面更是大坏，以这一省而论，旁的不说，单是候补道员便有百人之众，他一无钱财，二无门路，纵然有缺，又如何轮得到他？如此苦捱数年，看看宦囊将尽。这还罢了，他是心比天高的人，如此一天天困在省城，进退不得，不知到何时方是了局，每念至此，一颗心都几乎烤得焦了。也是他时来运转，当时省内匪患甚重，清兵连年围剿无功，他悲愤之余，于年初给抚院上了一个条陈，洋洋万言，细陈抚、剿十策。这是他发愤之所为作，与一干陈词滥调大不相同，抚院见了，大为赞赏，过不多久，居然委了他一个前往某县靖乱的差事。他惊喜之下，犹如顿开金锁，将几年里蓄积的气力一股脑都使了出来，不到半月，恩威并举，竟将该县本来箭在弦上的一场大乱消于无形，令得阖省上下对他刮目相看。其时省城正在改制，裁撤警察总局，成立警务公所，抚院对主持全省警务的巡警道^②刘寿珊心存芥蒂，看中霍景旸是个人才，遂委了他做警务公所的提调^③，意在分刘寿珊之权。然而对霍景旸来说，这是让他感激涕零的恩宠，非竭尽所能，不能报抚院的知遇之恩。也正因了他的不遗余力，上任

① 清代地方官制，分省、府、县三级。道介于省、府之间，是省级政府的派出或办事机构。其长官称道员，俗称道台，雅称观察，品秩为正四品。清代官、缺分离，官员取得道员一级的任职资格，赴吏部投供验到后，分发至指定省份等待补缺，称候补道。

② 清末新官制中，掌管全省警务的机构。该司行政长官称为巡警道，官秩正四品。下设警务公所等，为全省警务执行机构。

③ 提举调度。清末各新设机构常设置此职，系处理事务的高级人员。职权大小，因机构而异。



没多久，便揭出了祈六这一桩大案。

本来这案子也无甚说得，一伙会党分子在省城活动，事机不密，撞到他霍景昶手里，被他穷追猛打，最后一网成擒。依左右的意思，乱世当用重典，既查实是会党中人，其余也不必细问，即行毙了便是。但霍景昶鉴貌辨色，发现其中一个叫祈六的目光游移，口唇微动，似欲有供，只碍于同党个个慷慨激昂，悍不畏死，才强忍住了不说。霍景昶微微冷笑，吩咐如此如此。左右心领神会，将一千人犯带下去处决，行刑之际，故意避过要害不打，专往身上其他地方招呼，往往受刑者身中十余弹，一时却不得便死，翻滚痛嚎，景象惨酷已极。轮到祈六时，他早吓得瘫软在地，尖声叫道：“饶命！我有要紧的事说！”

左右将他提回。祈六跪在堂下，也不等问，便将 he 知道的，关于革命党联合会党，筹备近期在省城举事的事情，一五一十都说了出来。霍景昶越听越是心惊，当即命人去抚衙报信。抚院闻讯，即刻派人过来听审。又过不多时，藩署的来人也赶到了。

——袁应泰和阮曾三便是于这时从警所大门前走过去的。

审讯持续一个多时辰方告一段落。霍景昶知道兹事体大，不敢迟延，押着祈六，急忙忙来抚衙面见巡抚^①刘文藻。到那里时，布政使^②柯民佑也已在了。霍景昶拜过两宪，便将祈六的供词呈上。

刘文藻翻过几页，脸上渐渐现出不满意的神色来，道：“既无日期，亦无详细谋划，全系捕风捉影，空泛之辞——莫不会是贼人为求活命，满口胡柴罢？”

霍景昶禀道：“大人说的是，这个可能自是有的。可贼人也说，一切尚在筹措，因此乱象未显。况且真有密谋，其间详情亦非小小一个祈六能知。不过，祈六还说到了另外一件事。”

“什么事？”

“大人请往下看。”

刘文藻并不去看供词，只道：“你来说罢。”

“是。祈六供称，乱党为筹措起事，辗转从洋人手里搞到了一批军火，和从海外募集来的一笔款项，以为作乱之用。其中一部分，中途已有人接了去了。另一部分，则是交在会党手里，打算走水路，经由省城运到边城去，负责运送的两名匪首，一个姓袁，一个姓阮。”

二宪都吃了一惊，齐问：“什么时候？”

“据祈六说，是五六天前的事。”

刘文藻喃喃道：“边城……边城……你怎么看？”

霍景昶道：“大人明鉴。若祈六所言是实，那么就两点。其一，这批东西要于此时运去边城，反过来恰可佐证祈六有关乱党筹划在省内几处同时举事，以为掎角呼应的供词，当不是信口开河。且这几天里，不少府县警所都有报来，称他们辖下大小十几个匪股，蠢蠢不宁，似有异动，甚至有突然去向不明的。依下官看，这些匪股，很可能是会去了边城。边城得墓碑镇地势之利，易守难攻，去年前年，本省的一四五标曾联合巡防营，以数千人之力围剿，仍旧无功而返。对匪党来说，没有比那里更合适的地方了。”

① 清代一省最高军政长官，具有处理全省民政、司法、监察及军事指挥大权。

② 督、抚的属官，负责省内行政事务，官秩从二品，俗称藩台。

刘文藻道：“你说得有理。那么其二呢？”

“其二便是——‘走水路’。”

刘文藻怔了怔，“走水路？”他忽然警醒，“不错！”

霍景阳道：“大人明鉴。六天前，上游突发水患，所有水路交通，一概瘫痪。”

刘文藻的眼睛里放出光来：“你是说，他们此刻还在省城？”

“从时间上推算，当是如此。”

刘文藻抚掌道：“真好一场水患！立刻让人按祈六所述，绘影图形，全城搜捕。”

抚院传下话来，自有书吏去找画师，按祈六所述，绘制袁阮二人画像，不必细表。刘文藻走到廊下，听着绵绵细雨敲打在内池里大荷花叶上的声响，心里涌起许多感触来，道：“‘月满天街，夜凉如洗’，去年的中秋宴，便是在这里摆的吧？”

布政使柯民佑笑道：“抚公记差了。那是前年了。我去年外放到此，却没有办。”

刘文藻道：“是吗？……哦，对，去年这时候正闹什么抢粮风潮，刁民把整座城弄得乌烟瘴气，大家忙得团团转，就没顾上。转眼今年中秋又快到了，眼下学潮是一件，乱党作乱又是一件，照这个情形看，”他叹息着走回来，“不是好气象啊。”

柯民佑道：“霍观察要能施展风雷手段，把这回匪党的乱事扑灭于襁褓之中，省城四民心气便能为之一振，那就又大大不同了。”

霍景阳躬身道：“卑职理当分忧。”

刘文藻点了点头。他忽然想起，道：“对了，为学潮的事，我也请了学台顾大人一起来，怎么这许久了，还不见他人呢？”

在廊下侍候的二爷庆生听见了，探头进来道：“启禀老爷，刚才学宪差人来过，说一会儿便到。”

刘文藻有些不满：“一会儿？有什么事能比这边更要紧的？”

这个庆生便知道了。柯民佑圆团团的脸上似笑非笑：“我来的时候，在路上正瞧见他。我看，霍观察捉着匪人的事，他是得着风了，因此，忙不迭地要赶到‘源盛镖局’去。”

刘文藻一时没会过意来：“‘源盛镖局’？他去那里做什么？”

2 这“源盛镖局”乃是省城头一家大镖局，创至今日，已历三代，在镖行里当真称得上威名赫赫。这位顾学台虽是文官，但甫到省城，便折节下交，结以恩义，平日多有照顾，镖局上下，都十分感激。这也是他养兵千日，用兵一时的意思。适才他得到消息，说警务公所那边捉了一帮匪人，供出有乱党要在省城起事，他这一惊非同小可，当即撇下别的事，乘一顶四抬轿子，急匆匆赶去源盛镖局见他们的当家人：总镖头马风云。不巧这两日马风云的师父，也是镖局上一代的当家白润臣身子有恙，马风云在跟前侍奉，时常不在镖局，顾学台这一趟便走了个空。他对马风云最为看重，心里这一桩事也只有托付他才能放心，不肯遽对旁人明言。镖局里有老于世故的看出他心意，一面在厅上同他陪话，一面让人赶紧去找马风云来。

这白润臣是省城本地人，吃了近四十年镖行饭，端的是武艺高强，名震江湖，后来年纪老迈，渐渐不愿再过经风历雨的日子，索性金盆洗手，将镖局交给徒弟马风云打理，自己回城外老家居住。他的两个徒弟也真给他挣脸，尤其是马风云，一身艺业青出于蓝不说，这几年走南闯北，不但把镖局原有的镖路蹬得顺顺溜溜地，更开了好几条新路出来，江南塞北，

各条道上的朋友，都买他的账，当真闯下了好大的名头；而关门弟子穆冲年纪虽小，一样本领出众，假以时日，未尝不能有师兄的成就。其时镖行受西方近代科技冲击，大气候一天不如一天，而源盛镖局却始终声名不堕，老爷子瞧在眼里，心中自然高兴，乐得不问世事，颐养天年。这几天他偶感风寒，身子不适，请大夫来瞧过，并不打紧，但马风云师徒情深，又知师父从不生病的，别要年纪大了，有什么闪失，因此一得了空便过来照料。

这天吃过午饭，白老爷子午睡去了，马风云正在院子里，忽听外面马蹄声急，跟着有人翻身下马。他一听脚步声，便知是师弟穆冲来了，打开院门，道：“奔得这么急，有事吗？”

穆冲看到马风云眼角泪痕宛然，先吃了一惊：“师父他……”

“不是。唉，师父刚才睡着的时候，又叫了你大师兄的名字。”

穆冲“哦”了一声，顿时恍然。原来白润臣有一个儿子，名叫白剑声，年纪比马风云大一岁，一身本领，也是尽得其父真传，八年前，有一次二人较量武技，马风云一个失手，将白剑声打伤，白剑声心高气傲，竟从此负气而去，八年间，音信杳然，不知所终。虽然老爷子通达情理，反过来还劝马风云不要往心里去，但想到师父待自己恩重如山，他只有一子，却因了自己一掌，从此不得相见，马风云实感罪愆深重。八年时间并没能稍减他的愧疚之情，反而盘根郁结，自责得更加深了。此事镖局里人人晓得，穆冲知道劝也无用，不禁叹了一口气。

马风云又问：“什么事？”

穆冲道：“学台此刻正在局子里，催着要见你。”

“见我？做什么？”

“不知道，但看情形，多半是找你出镖。”

提学使^①是三品大官，小小镖局怎敢怠慢，白润臣此刻正在休息，二人不去惊动，只去上房，穆冲向师娘问了安，告辞出来，两人骑马一道返回省城。

进得城来，道路两侧聚集的都是邻近受灾各县逃难来的灾民，一路行去，不绝于途，大部分衣不蔽体，面有菜色。其时雨尚未停，这些人瑟缩在道路两旁的房檐下暂避风雨。马风云纵马而行，目光里尽是一双双空洞、哀怜乃至绝望的眼，不由得心中惘然。

他是省城名人，穿街过巷，不时有人向他拱手为礼：“马镖头！”“马爷，好哇？”……马风云为人谦和，尽管心有旁骛，仍在马上逐一还揖，不敢失了礼数。

偏这时候，袁应泰和阮曾三正从这条路上过去，听见一路的招呼声，好奇这位“马爷”是谁，随口向路人打听。路人道：“谁？那便是省城鼎鼎大名，天下十八省都有响当当的字号，现如今‘源盛镖局’的当家人，马风云马镖头！”

袁应泰眼前犹如一道亮光闪过，一拍脑门子：“唉哟，我怎么把这个人给忘了！”

马到源盛镖局。苏镖师迎上来：“你可来了，顾大人等了有时候了！”

马风云并不就进去，他看这条街上一共有许多灾民，微一沉吟：“这样，大伙忙活忙活，把前院的空地儿，能腾的腾出来，让他们暂时避一避。还有，到后院看看，咱们还有多少富余的米粮。”

苏镖师埋怨道：“施粥是衙门的事，咱们能有什么富余？”

^① 清末省级教育行政长官。光绪三十一年即1905年设，正三品，作为督抚属官，位于布政使之次。掌管全省学务。